你还在吗

性转预警，OOC预警

披着弘杨皮的杨代，也没准其实是弘代

其他杂七杂八的cp还涉及一点 超黄，超杨，（夹带私货的）棋杨，棋昱，卓玮，不仝凡响，佳黄

以上除了张超，龚子棋，仝卓，都性转

这篇写得我好头疼，太生活化了以至于严重OOC，性转放大了一些性格特点于是更OOC

剧情也是狗血又磨叽，太窒息了不打tag了

勿上升，看不下去倒也可以骂我……

-------------------------------------------------------------------------

1

黄子弘凡第一次提起学姐，用的就是连加三个惊叹号的语气：“美！！！”

学姐是声歌系大她们一级的高杨，人美歌甜，清纯冷艳——“系花，绝对的！”黄子说这话的时候在跟梁四月抢火锅里最后一块虾滑，白花花的水汽朝代玮扑过来，等她擦干净眼镜再去拿漏勺，辣锅只剩下沸腾的红色底料，清汤那半边漂浮着两根大葱和红枣。

她扁扁嘴，梁四月过意不去，给她分了一块虾滑和两片牛肉，黄子连这都要比，不由分说夹过来两块虾滑三片牛肉。

代玮埋头吃肉，她们张罗着往锅里下肉丸子鹌鹑蛋和土豆片，等沸腾的间隙梁四月顺着刚才的话题：“拉倒吧！你见过这么大一只系花？”

“你有没有审美啊，我学姐那胸，你还羡慕不来好吗！”

梁四月直摇头说不羡慕不羡慕，黄子不干了，让她提名还有谁。她说蔡程昱——“我天蔡蔡那嗓门，你别吓我。”，她说小方学姐——“方书剑好凶啊，上回拍照还吼我。”

最后梁四月气得拍桌：“黄子弘凡你非要跟我杠是吧！”

黄子扒着眼皮做鬼脸：“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略略略……”

代玮被她们吵得一个头两个大，正好肉也吃完了，插进来一句：“我喜欢贾凡。”

两人瞪着眼睛转向她的表情一模一样：“贾凡一米九诶——”

大一的时候寝室里偶尔会聊到同在一个校区的学姐，黄子私下里说起来往往都是直呼其名，蔡蔡贾凡方书剑，唯独对高杨，一口一个“我学姐”，得意洋洋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炫耀。

她和高杨相识于阿卡贝拉，排练几次就厚着脸皮混熟了，回来跟她们三天两头地念叨。她说学姐冷白皮，冷白皮什么概念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去逛街，半个商场都买不着合适的色号，太白了。她说学姐小指带着尾戒，那是单身主义的意思，她就曾经被学姐还有超哥安利了半小时单身的好处。她说别看学姐斯斯文文讲话慢悠悠，怼起超哥来一戳一个准，把他都怼怕了。她说她和学姐走在学校里，半路都能被车拦下，有人摇下车窗探出头来跟学姐说：“姑娘，我兄弟看上你了。”

到后来代玮听到黄子嘴里冒出“学姐”俩字，就要条件反射捂着耳朵逃跑。

其实黄子从不当着高杨的面这么叫。

刚入学那阵子，她遇到年长一届的都会乖乖巧巧喊蔡姐凡姐小方姐，只有碰到学姐会咋咋唬唬地扑上去：“高杨！高杨！”

高杨矜持地留出半个手臂的距离，一双眼睛笑起来水一样温柔：“你怎么不管我叫姐姐呀？”

平时跳脱惯了的小姑娘被这么盯着，一下子红了脸，支支吾吾：“你就是高杨啊。”

代玮陪她来超市买酸奶，见了此情此景背过身呕了千百八十回：就黄子弘凡那点人尽皆知的小心思，一个称呼而已，非要搞双重特殊。

2

期中考前代玮打了耳洞。

她第一次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上学，远到青春期的叛逆姗姗来迟。又或许因为室友是个朋克少女，繁复的耳钉项链不重样，以至于每天和她并排走着，代玮偶尔也怀疑自己才是那个异类：不是说女孩子到了大学都会变美么？

她对着镜子撩起自己清汤挂面的短发，露出两边耳垂。新打的耳洞沾了水有点发炎，她没什么经验，伤口差点化脓了才感觉到疼，正想摘掉塑料小棒，黄子推门进来见着了，大喊一声你先别动！

于是她战战兢兢坐着，黄子拿来酒精棉球对着顶灯帮她消毒：“这个千万别摘，不然长回去了。我当年就这样，还只长一边耳朵，贼尴尬。“

代玮紧张得气都不敢喘，等黄子擦好了，仰起脑袋看她耳朵上赤橙黄绿青蓝紫一排七个耳钉，一闪一闪：“你打这么多，不疼吗？“

“疼啊，”黄子嘴角一咧，“疼着疼着就习惯了。”

她没形象地穿着百褶裙张腿坐在梁四月书桌上啃汉堡喝可乐，边吃边跟代玮唠叨：洗头要当心别沾水，耳钉要买925纯银的，别再感染了……代玮刚下单了好几只耳饰，都不是很贵，也没注意材质，被她一说犹豫了，在想要不要退掉。

只是过两天就是期中考试的音乐会了，她好想戴新耳钉。

“你戴我的呗。”黄子囫囵塞进去最后一大口面包，翻出自己的小盒子，哐当哐当，看得代玮眼花缭乱，十字架小闪电海盗船，相较之下她购物车里的小雏菊显得好土哦。黄子咬着吸管，看她为难，眼珠子一转忽然想到什么，放下可乐扔了句你等等就风一样跑出去。

没多久她又啪嗒啪嗒跑回来，揣着个成对的小盒子：“来，学姐的，你挑，你俩风格差不多。”

后来代玮选了个小小的星星耳饰，虽然她其实很想借那个月亮的。

两个首饰盒并排摆在她前面，她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不明白了：明明是风格差异那么大的两个人，黄子为什么会喜欢学姐啊？黄子看代玮在发呆，问她还纠结哪？她摆摆手说我想好了，就这个吧。

也没什么想不通的，她们都是漂亮女生嘛。

考完试那天中午她们仨结伴去食堂吃饭，合伙点了个麻辣香锅，梁四月和黄子选菜的时候代玮在旁边东张西望，看到两个窗口外举着餐盘的高杨。她戳戳黄子：“看，你学姐。”

黄子丢下她俩，热情地跑过去打招呼，回来说学姐吃得也太少了，易胖体质真的惨。代玮看高杨自己找了个角落坐下：“你不和她一起吗？”

可是梁四月已经刷了三人份的钱，她们两个和高杨又没有很熟，整桌挪过去好像有点冒失。黄子为难地揪头发：“哎，下次吧。”

半丸子头都被她扯乱了，索性摘下皮筋咬着，重新扎了一圈。

3

大一的某个冬夜，黄子直到很晚都没回来。虽然她日常疯起来就不见人影，但这都快到门禁时间了，代玮报告写到一半看了三次表，回头冲着对床喊：“你知道黄子去哪了吗？”

梁四月翘着脚丫子趴在床上看剧，摘掉一边耳机：“啊？”

“我说——”还没说完门就哐当被人推开，黄子一身风尘仆仆大步流星，径直走到椅子面前瘫倒，脸上红扑扑的，高杨跟在后面提着壶热水。

她倒了杯温水，吹凉了，捧到黄子嘴边，喂她喝了一些，才记起来要跟代玮和梁四月打招呼：“黄子喝多了，半夜要不舒服就麻烦你们照顾了。”

“没问题！学姐放心！”梁四月翻个身盘腿坐着，说得很大声。

代玮凑过来，蹲在地上看黄子眯成一条缝的眼睛，拍拍她发烫的脸颊，被她咕哝一声把手拍开。高杨忙前忙后，接了小半盆凉水回来，往里面加开水，加一点试一试水温，差不多了才把毛巾浸湿，给她擦脸和手。代玮往旁边挪了几步，趴在黄子腿上看高杨，这好像还是她第一次离学姐这么近，近得能看到她眼角藏在粉底下的一颗泪痣，以及眼尾被棕色眼线勾勒后上翘的笑眼。

这组合让代玮迷迷糊糊地走神：所以她到底是爱笑还是爱哭啊？

梁四月从床上爬下来问要帮忙吗，黄子死犟着嚷嚷：“我没事，都散了吧，散了啊，高杨你也回——”话音未落打了个酒嗝，扑到垃圾桶边上吐了起来。

吐完了她被代玮和高杨两个人扶着按回椅子里，梁四月捏着鼻子一脸嫌弃地去倒桶里的秽物。

代玮把阳台的窗拉开一小条缝，回来看到黄子半个身子靠在高杨怀里。小姑娘光着腿只穿了条皮裙，方才在外面蹦跶还不觉得，现在坐下来了膝盖反而冷得打颤。高杨把自己羽绒外套脱下来给她披着，摘了她绑得花里胡哨的辫子，手指一下一下，轻轻梳开打结的发尾。

“让你作，”她教训人的时候也好温柔，“这么冷的天不穿袜子，感冒了活该。”

黄子搂着她的腰，往她怀里撒娇一样拱了几下：“好好好，听你的。”

高杨羽绒服底下是一条贴身的白色毛衣裙，代玮站在阳台默不作声，眨巴眨巴眼睛想学姐的胸真的好大，她竟然有点羡慕黄子。

北京的冬天冷得好漫长，学校澡堂设在宿舍楼外，天冷的时候代玮会在睡衣外面裹着大衣去洗澡，回来路过小卖部顺便买袋牛奶，再到楼下打壶热水温牛奶。这法子是黄子先带的头，她说学姐让她多喝牛奶稀释黑色素，梁四月不客气地戳破：“学姐逗你玩呢！”

黄子咬开塑封袋的一角吸牛奶，声音从牙齿缝里挤出来：“你懂个屁！”

那天代玮洗完澡回来，黄子占了她的椅子跟梁四月叽叽喳喳，她也不赶人，有条不紊把毛巾挂好，脏衣服扔篓子里，装沐浴洗护的篮筐放在架子上晾干。收拾完了她靠着衣柜听她们聊超哥和学姐的八卦。

黄子说学姐病了，她说她刚才帮超哥给学姐送药，每一盒药上都贴了便签手写了注意事项和温馨提示，还是头一次见超哥对人这么上心，他一定是暗恋学姐。

代玮扯着睡衣袖子，没头没脑忽然冒出一句：“那你呢？”

黄子没懂：“跟我什么关系？”

“你不是也喜欢学姐吗？”

“嗨，”她被代玮的逻辑弄得哭笑不得，“那哪能一样啊！”

4

代玮有个关于学姐的秘密从没告诉过任何人。

这要从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黄子还有梁四月去夜店蹦迪说起了。

迪厅开在地下，酒精的气味和二氧化碳被暖气发酵了，搭配上震耳欲聋的鼓点与跳跃的镭射灯光，所有的一切都让她窒息。

有个男生带着朋友过来搭讪，说是隔壁学校的。黄子护着两个室友，委婉说约了别人先走了啊哈哈，男生开了瓶香槟表示至少喝完这杯嘛。一桌六个酒杯，代玮面无表情仰头咕咚咕咚干完一杯，趁众人还目瞪口呆，又抢过黄子的，一口气喝完拉上她们扭头就走。

黄子穿着厚底小皮靴被她拉扯着走得磕磕绊绊差点崴了脚，走到角落甩开她，眼睛瞪得圆溜溜：“代代你没事吧？”

她也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撇撇嘴：“这里太闷了，我上去走走，你们玩吧。”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黄子粗枝大叶的，拉着梁四月跑舞池里蹦哒去了。

代玮到一楼取大衣，冬夜的冷空气从门口灌进来终于清醒了点儿。凌晨三点的街道空荡荡，只有街对面的麦当劳亮着灯。明明没什么车经过，她还是遵纪守法站在路边等红绿灯，风一吹缩着脖子想把下巴埋进高领毛衣里，好冷哦。

就是这个时候她听见那个清晰的男声：“高杨，对不起。”

于是红灯转绿了她还站在原地拔不动脚步。

她回头小心翼翼地张望，看到背后打烊了的咖啡馆前两个纠缠的人影。如果不是听到名字，代玮其实也无法从一个模糊的背影判断那就一定是高杨。她的声音听上去和以往不一样， 是深呼吸以后压抑着情绪的冷静：“龚子棋，你不喜欢我，为什么要抱我？”

被点名的男生犹豫了，放开手：“对不起，我以为这样你会好受点。”

异性之间的距离太难把控，作为朋友的关心和安慰也会被误解为暧昧的讯号。龚子棋是个粗线条的直男，掌握不好距离和尺度，只会闷头一个劲对朋友好，却不知晓少女的心思一瞬动心就是永远。

“我不要你送我花，也不要你安慰我。我喜欢你，如果你拒绝，就不要给我希望了好吗？”

这件事情代玮好像知道，她在食堂听隔壁桌女生说的：那个高杨就是花瓶啊，好几次彩排都破音，演得也不行，怎么会跟她分到一组啊这么倒霉。另外一个女生笑嘻嘻说你是不是嫉妒她有人送花？嘴到这里黄子和梁四月吵吵闹闹过来了，隔壁于是噤了声。

那之后代玮也曾旁敲侧击跟黄子打听过：“你不去看看吗？”

“看什么？排练啊？”黄子在跟人发消息，不假思索地，“有什么好看的。”

代玮着急了，餐桌底下踢踢她小腿：“别玩手机啦，米线都凉了。”

“哦哦好，”黄子夹了一筷子食不知味往嘴里塞，嚼着嚼着又去回消息，“蔡蔡找我参加辩论赛呢。”

代玮心里不是滋味，可她说不出缘由，只好堵气嘟囔：“你好忙哦。”

那是她第一次怀疑黄子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喜欢学姐。只是她一直以为这个故事里送花的人是张超，原来不是啊。

马路对面的信号灯绿了又红，代玮往手心呵了口气搓一搓再塞回兜里，终于听到男生的回复：“对不起，你知道我对蔡程昱是认真的。”

她看到学姐转身紧紧捂着嘴，蹲下来深深吸了长长一口气，学长伸手想拉她一把，被她推开了，自己扶着墙站起来。

高杨上前一步，龚子棋没有退后，他茫然着不知道该怎么做，她距离他那么近，颈边依稀有淡淡的香水味，却只靠近了从他大衣口袋摸出烟和打火机。

“高杨你别这样。”他不笑的时候表情严肃，凶巴巴地作势要抢，被她大步走到几米开外甩得远远的。

她叼着烟低头点火，风扬起她的长发，凌乱地打在脸上，夜色里有种冷冽的飘零。火打了两下都没打着，风太大了，她烦躁地抓了把头发拢到耳后，用手圈着才点上烟，打火机抛回去被他接了个正着。

第一口烟从鼻腔里喷出来，透过烟雾高杨对着他笑了：“再见，龚子棋。祝你长命百岁，孤独终老。”

她的眼睛映出夜店招牌紫红色的灯光，让龚子棋想起他们初次见面。他和一帮兄弟在打球，高杨和蔡程昱经过，球场上有人吹口哨，她们望过来，蔡程昱看到他了，大喊一嗓子龚子棋上啊！于是龚子棋一个三分出师不利还没投就砸在地上，他尴尬地捡球，回头看见蔡程昱旁边的姑娘掩着嘴偷笑。

“……再见，高杨。”

龚子棋走后高杨坐在台阶上抽那支烟，有人过来在旁边坐下，她认出来是阿黄学妹的小室友，小姑娘的呼吸在空气里凝结成白雾。

“你都看到啦？”

“学姐，”代玮试探着又坐近了一点，努力挺直身板，“难过的话可以靠着我哭。”

高杨没有哭，她靠在代玮肩头，给她讲她和龚子棋的事，最开始是他请她帮忙追蔡程昱，结果她笨到把自己搭了进去。

“很无聊吧？”讲完一个故事连一支烟的时间都不需要，她把烟头丢在地上用高跟鞋的鞋跟碾灭再扔进垃圾桶，注意到小姑娘冻得发抖，摘下围巾绕在她脖子上。

代玮闻到她身上清澈的香调混合着酒精与烟草，她想这才是真正的高杨，黄子也没有见过的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学姐。

高杨拉着她站起来：“走，姐姐请你吃麦当劳。”

而她盯着高杨通红的鼻尖，她想自己一定是被冻傻了才会不经大脑就说出这种话：“我可以亲你吗？”

学姐笑了，凑过来蜻蜓点水吻了一下小学妹的右脸颊，触感软软的，散发着青苹果的清新香味。代玮站在阶梯上正好与踩着高跟的高杨齐平，她屏着呼吸握着她冰凉的双手揣进自己口袋里，在那红红的鼻头上啄了一口。

这是她糟糕的夜晚最幸福的瞬间，代玮快乐地想往后再碰上一个人吃饭的学姐，她和黄子就可以一起过去拼桌了。

虽然食堂那么大，她们偶遇的次数屈指可数。

5

其实代玮也有自己喜欢的学姐。

她喜欢大二的团支书贾凡，凡姐漂亮能干还是大班第一——黄子把她对贾凡的感情概括为“学霸的同类相吸嘛”。才不仅仅是这样，代玮咬着辣条腹诽黄子单细胞得不像个女生。

贾凡很好，永远温暖无私。代玮半夜拉练肠胃炎吐到脱水，就是贾凡送她去校医院打点滴，陪她坐在走廊上脑袋一点一点，快掉到膝盖了又突然惊醒，揉揉眼睛站起来检查她吊瓶里液体走到多少。

梁四月刚来那会儿想家想到躲在楼道里偷偷掉眼泪，也是贾凡注意到她眼睛肿肿的，解散后特地过来往她手里塞巧克力。三个女生坐在操场附近的长椅子上，代玮牵着梁四月的手听贾凡细声软语地安慰她。

她对贾凡怀着憧憬和向往。周末她去图书馆，一楼的活动室贾凡在给学弟学妹补文科高数和大学英语。蔡尧一道极限题目讲了两遍还没反应过来，贾凡气得卷起笔记敲他脑门，完了坐下来耐心讲第三遍。代玮在门口站了会儿，梁四月招呼她进来，贾凡热情地去搬椅子：“代代你快来，我太需要助教了！”

其实她还有暗恋的学长，是经常跟着贾凡过来串门儿的仝卓。

那天他们开会讨论汇演的事，她坐在角落安安静静的，听黄子和梁四月吵着吵着石凯忽然搭了句腔，于是她们一致对外地怼回去。贾凡头疼地敲桌子让大家安静一点儿，然后坐在她旁边的仝卓忽然开口了：“代代你觉得呢？”

整个会议室的目光一下子全落在代玮身上，学长歪着头笑眯眯看她，看得她耳朵通红，低头把笔记本上先前就罗列好的一二三四念出来，念完了仝卓给她比个赞：“会说话多说点嘛。”

代玮掰着笔乖乖说好。

她好像是一颗藏在乌云后的小星星，被人拨开云层看见了。

可是学长和学姐才是一对。代玮见过贾凡在自习室给仝卓做主持用的手卡，也见过仝卓在贾凡生日会上捧着蛋糕从箱子里站起来。周围都在起哄，他笑嘻嘻：“凡姐你蹲下来点儿，不然我怎么亲你啊？”

贾凡红着脸锤他，还是低头让他在脸上啵一口。

大家都在鼓掌，代玮也一样。

她想她有在努力让自己别继续深陷下去，只是感情这种事又不是说不在乎就能忽略的。

大二年级期末演出的音乐会大一也去了，坐在观众席。贾凡连唱歌都像春风一样温暖和煦，代玮跟梁四月咬耳朵：“什么时候咱们能像凡姐那么优秀就好了。”

仝卓就在她们前排准备接下来两个上场，听到代玮的话了，他回头冲她一笑，一口白牙明晃晃得耀眼：“做自己啊代代！”

就在那一瞬间，代玮忽然明白了为什么高杨明知无望仍然义无反顾地喜欢龚子棋。

没谈过恋爱的好学生代玮迷茫了，去问黄子。黄子皱着眉头把棒棒冰咬得嘎吱响，咬完了半根，才在小室友期冀的目光中挠挠头：“你这情况我不清楚，没遇到过。”

代玮郁闷地继续对着只抄了个题目的作业本发呆，黄子靠在墙上不知在跟谁发消息：她太幸运，能够在复杂的人际网络中如鱼得水，爱着许多人的同时也被许多人爱。代玮写下“已知”两个字，把题干条件又抄了一遍，支着下巴想世界上的红线为什么不能平均分配呢？

宿舍一楼大厅有一整面墙的大镜子，代玮路过听到贾凡在唱歌。她探头过去看见学姐对着电脑在学夏天很火的那个女团舞，因为身材过于高大了，有些动作略带着点儿笨拙，但她学得很认真，蹦蹦跳跳的，一个转身对着坐在地上吃雪糕的高杨发射爱心，笑出两个甜甜的小酒窝：“高杨你喜欢我吗？你越喜欢我越可爱！”

高杨挖了一大勺雪糕给她：“你什么时候不跟我要小蛋糕了我再喜欢你。”

代玮悄无声息走开了，埋头走进屋外冰雪消融的春天里。

她想她还是好喜欢贾凡。

6

时间很快到了大二，学姐们搬去了市里的老校区，而她们留在这里，成为了学姐。

什么贾凡仝卓张超，蔡程昱方书剑龚子棋，上一届的痕迹从哪一天起就消失得彻彻底底，只有高杨，还活在黄子没完没了的话痨里。

她从前就经常跑市里疯，赶末班车地铁回来，现在不用了，可以住学姐寝室凑合一晚，第二天上午悄悄从教室后门溜进来。代玮给她带了包子，她摆摆手说不用，学姐给她买了豆浆油条，说完又嘿嘿笑：“她老骂我小兔崽子要赶我走，都是嘴硬心软。”

代玮盯着课件埋头划重点，不听不听。

马原上着没什么意思，黄子竖起课本掏出小镜子补口红，说学姐拿了国奖周末要大宴宾客，这周末她不回来了啊，能不能上黄金就在此一举——自从她第一次在学姐那儿过夜打了一晚的游戏，往后梁四月再找她一起追剧，她戴着耳机和学姐联机：“不看不看，我抓紧上分。”

代玮刚要埋汰，黄子手机震了，她趴在课本后面，听筒搁耳边听语音，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回完消息戳戳代玮：“有没笔记借我抄抄呗？学姐叫我好好听课。”

后来她们仨又一起点了麻辣香锅。代玮买了两瓶可乐一瓶冰糖雪梨，回来见两个室友难得没斗嘴，各自捧着手机，梁四月在看小视频，黄子在聊微信。

“你们怎么不吃？”她不跟她们客气，一筷子夹了最大最完整那块午餐肉。

“等你啊。”梁四月在减肥，黄子不和她抢吃的，香锅吃起来都没那么香了，干脆分了小半碗米饭给代玮。

黄子终于放下手机，笑嘻嘻说吃饭吃饭，她心情大好，给代玮夹完牛肉又给梁四月夹百叶，四月受宠若惊：“你吃错药啦？”

黄子不跟她一般见识，从自己绑得五花八门的辫子上揪下来两个小发卡给代玮：她最近在蓄长发，两鬓的碎发长了，吃饭的时候总掉下来。夹好了头发，代玮吃完碗里的肉，喝了一大口冰糖雪梨，才好像补足了勇气挺起胸膛：“你什么时候还去见学姐？”

“周四或周五吧，看她啥时候有空，怎么？”

“我想和你一起去。”

“行啊，”黄子爽快地答应下来，“你有事？”

“没。”

“那你去干嘛？”

她一个鹌鹑蛋半天没夹起来，代玮看不下去，给她递了个勺：“你们干嘛我干嘛。”

“我找她打球你也一起？”

“……羽毛球吗？”

“篮球。”

代玮沉默了，气氛突然迷之尴尬，梁四月打着哈哈：“没想到学姐还打篮球啊哈哈。”

“开玩笑！”黄子又得瑟，“我学姐女篮队长好吗！”

梁四月真的惊吓了，碰碰代玮，“我lay back 了？高杨什么时候成女篮队长的？”

“嗨，谁跟你说高杨啊，”黄子哭笑不得，“我佳姐，马佳，你们不认识？”

“诶？”代玮鼓足的勇气好似被针戳破的气球，咻一声全漏光了，碗里的米饭被她戳成筛子，“那之前你去校本部……”

“一直都是佳姐啊。”黄子眨眨眼睛，没懂她怎么突然就不高兴了。

梁四月懂，哪怕她并没有那么感同身受。她们回寝室午休，梁四月趁着黄子去洗脸，挂在代玮床边扯她枕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黄子朋友多，也不是她的错。”

“我知道。”代玮乖乖点头，隔了会儿又问，“你说高杨还记得我们吗？”

“记得吧，”梁四月拍拍她手背让她放心，“我们系一共才几个人啊。”

7

期中有一门选修课要求分组录视频上传，本来手机随便拍拍就好的事，黄子不干，她是有原则的黄子弘凡，借了专业设备，又是打灯又是搭背景，折腾一天。设备是管张超借的，他千里迢迢回郊外校区，帮她们拍视频，完了顺便和黄子吃了顿饭。

阿卡贝拉暑期去了杭州演出，回来后黄子和社里几个成员关系更好了，其中就包括张超。

夜里她回来带了大包小包好几袋吃的，一样样分给室友，这个辣条给代玮，那个泡椒凤爪梁四月爱吃。“都是我特地挑的，随便吃，”她自己抓了个棒棒糖剥了糖纸咬在嘴里，“反正超哥请客，别客气！”

张超献的殷勤可不止零食，周末他请她们仨看电影，买最贵的IMAX厅。电影开始前代玮和梁四月去买饮料，回来大厅只有张超一个人，抱着两桶巨大的爆米花手上还挂着个装可乐的袋子，说是黄子去补妆了。

梁四月吃着张超买的爆米花，没话找话：“超哥看上我们黄子了？”

被她这么大剌剌点破了，张超还有点害羞，整桶爆米花往她手里塞：“妹妹替我美言几句呗？”

梁四月问代玮吃不吃，代玮不要：“你不是追高杨学姐吗？”

张超莫名其妙：“那她拿我当备胎，我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

黄子回来也没察觉气氛哪里不对，自然而然就接过可乐，看看表说该进场啦。代玮不说话了，吸了口奶茶吸上来好大一口珍珠，她嚼着珍珠忿忿不平：男人的嘴都是骗人的鬼！

虽然最后黄子也没和张超在一起，说是对他没感觉啊。代玮问她到底喜欢谁？她挠着脑袋想好久，最后说，不知道。好像谁都喜欢，又谁也不够喜欢。可是为什么非要谈恋爱呢？她把这疑问说出来，代玮也说不清，只说大概恋爱了就可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久一点。

黄子笑了，想她的小室友真是乖得可爱：“代代，你不能这么想，想跟谁待多久那是个人自由，跟谈不谈恋爱没关系。”

代玮说：“哦。”

又是一年冬天。

新生辩论赛决赛当天大三的成员们回来了。那天下了那一年的第一场雪，曲式分析上到一半就开始下。漫天的雪花飞扬，黄子坐在窗边悄悄推开一条缝，细细的雪花飘进来，落到桌上化成水。代玮也无心听课了，音响里放的什么曲子都不重要了，她在想这么大的雪，明早起来是不是可以堆雪人？

熬过最后一堂课黄子拉着她哗啦啦往外跑，教学楼外面是开放的长廊，她们趴在栏杆上迎着雪花，那些还来不及融化的落在头发和衣服上，白花花一片。她玩笑说黄子头发比脸白，黄子气呼呼抓了把雪扔过来。

楼底下有人踩着雪窸窸窣窣过来了，人未到声先至，蔡程昱的黄金音色亮堂得一直传到楼上：“龚子棋，我爱你！”

龚子棋窒息了，有点尴尬有点好笑又有点欣喜：“怎么突然说这个？”

蔡程昱裹着白色的羽绒服在飞舞的雪花里转圈圈，像一只巨大的香草味冰淇淋：“因为下雪了啊！”

她一抬头，楼上黄子跟她挥手，做喇叭状冲她大喊：“蔡蔡！我也爱你！”

阿黄学妹隔空喊话逗蔡学姐玩：“下雪了咱们去吃油爆虾啊！”蔡程昱回得一本正经：“冬至要吃饺子！”喊到后来龚子棋受不了了，拎着蔡程昱后领要把她拖走。黄子捂着肚子笑得背靠栏杆盘腿坐在地上，顾不上裙子是不是散开了。

代玮趴在黄子肩上也笑，笑着笑着想起去年那个冬夜，于是又有点儿想哭。可是她不敢流眼泪，这么冷的天，不知道泪水掉下来会不会结冰啊？

8

到了大三她们也搬了校区，生活开始变得忙碌。黄子打算出国，和一帮出国党组了团，没日没夜地刷托福GRE准备申请材料。代玮成绩一直不错，她想申请保研，这一年正是关键，不能掉以轻心。

中午她去食堂，边吃边看贾凡借的笔记，好一会儿才发现对面坐了个人，把她吓一跳，筷子都碰掉了。

代玮暑假卷了头发，又换了隐形，整个人好像脱胎换骨，是个气质温柔的小美女了。以至于张超第一眼看见她还不敢认，多看几眼才认出来这是黄子那个乖乖女室友。

“怎么自己吃饭啊？”张超重新拿了双筷子给她，“没和黄子一起？”

代玮心里默念妈妈说不要和渣男说话，含糊应了声“嗯。”

“我以为你们玩挺好啊。”

不过是少吃几顿饭而已，代玮想着，话到嘴边变成一句闷闷的：“也没那么好。”

女孩子闹脾气不外乎就那么几种，张超想当然地：“吵架啦？”

“没有，”代玮说，“她朋友太多了。”

“？”张超不明白了，女孩子是什么难搞的生物啊？

代玮问他为什么会喜欢黄子，他说这不能告诉你。事实上他是被小姑娘坐在板凳上圆溜溜小狗一样无辜的大眼睛戳中了死穴，更别提小姑娘还甜甜喊他哥，这谁受得了啊？

“那你失败了还追嘛？”

张超咬咬牙，斩钉截铁：“追！”

代玮心说你追学姐的时候不见这么认真，又问他高杨怎样了？

“高杨，”他想了会儿才在脑海中检索到信息，“她offer下来了，去维也纳。”

“……哦。”

“你这么关心高杨，不会暗恋她吧？”

代玮回答得理直气壮：“对啊。”

“……”张超没料到这个展开，想了想才斟酌道， “我帮你介绍一下？”

她埋头扒饭：“不必了。”

一顿饭吃得张超快自闭了。

代玮的二十岁生日是寝室三人一起吃的火锅，现在她不用总擦眼镜了，可以趁黄子和梁四月拌嘴的时候悄悄把牛肉全捞上来，再分给她们。梁四月送她的礼物是dy爆款的皮卡丘帽子，她有点不好意思：“你是不是关注我dy了？”

黄子后知后觉：“什么代代你有dy？来来来ID是啥？互关一波赶紧的。”

她送的礼物是个小盒子，丝带扎得挺好看，代玮很小心地拆着包装纸，黄子无所谓，说没事直接撕就好。

拆开来深蓝色的缎子上躺着一对银色的月亮耳钉。

代玮眼圈红了，沉默着放下盒子。黄子好紧张：“你不喜欢啊？那我换一个……”还没说完就被她扑过来差点扑倒在卡座沙发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你为什么这么好呜呜呜呜……”

代玮哭得稀里哗啦梨花带雨，黄子一脸懵逼：这这这怎么还哭了？

她边哭边打嗝，边打嗝边吃。黄子和梁四月都吃不下了，她擦干眼泪说该上长寿面了。

梁四月嫉妒了：“代代，吃不胖也不是这么吃的？”

黄子靠在沙发上揉肚皮说我歇会儿消消食。她刚关注了代玮dy，一条条看过去，这个小老虎也太可爱了吧，哇这西瓜又是什么鬼畜特效，代玮害羞了，说让我刷刷你的呗，黄子直接把手机给她。

黄子主页上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她自己跳舞的唱歌的，蔡程昱的醒神高音，贾凡的小蛋糕安利，马佳的相声，方书剑的热舞。翻到后来代玮看到他们暑假去杭州的视频，杨柳堤岸边拍视频的人喊着黄子名字，画面里的女生笑着回头，眼里的光比盛夏的荷花更灿烂。

而代玮看着画面里黄子身后不远的背影，个高腿长一身牛油果绿的连衣裙，熟悉又陌生。她指着那道剪影问这是谁，黄子瞄了一眼说是学姐啊。

记忆恍惚回到大一那年冬天，上思修课的地下教室空调坏了，她们仨在角落冻得瑟瑟发抖。黄子课间休息就收拾书包说要回寝室睡觉，梁四月被她传染了也去劝代玮，最后变成她们一起翘了剩下半节课。回宿舍的路上经过教学楼里新安置的自动售货机，梁四月大惊小怪叫她们来看说这里还能买杯面诶。结果三个女生一人端着碗泡面，坐在窗台上吸溜。热水带起的蒸汽又模糊了代玮的眼镜，她抬起头吸鼻子，透过雾蒙蒙的镜面看见玻璃门外学姐骑着自行车经过。

“哪个学姐？”

她想她是知道的，只是这一刻忽然很想听黄子亲口说出那个名字。

“高杨。”